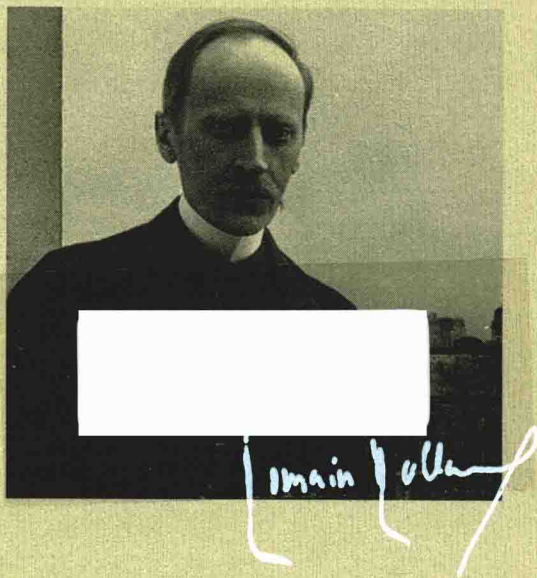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皮埃尔与露丝

[法国] 罗曼·罗兰 著

郑娟娟 译



Pierre et luce
ROMAIN ROLLAND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皮埃尔与露丝

[法国] 罗曼·罗兰 著
郑娟娟 译

Pierre et luce
ROMAIN ROLLAND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皮埃尔与露丝 / (法) 罗曼·罗兰著; 郑娟娟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ISBN 978-7-5399-8485-8

I. ①皮… II. ①罗… ②郑…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4691 号

书 名	皮埃尔与露丝
著 者	(法) 罗曼·罗兰
译 者	郑娟娟
责任编辑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485-8
定 价	3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皮埃尔与露丝	001
科拉·布勒尼翁	076

皮埃尔与露丝

寂静之岛

墨西哥湾暖流正拂过马尾藻海，洋流带到这片寂静海域的各种零星的小东西在海水里飘来荡去。此时，有一个地方的空气是静止的，我们称它为“寂静之岛”。

故事的时间跨度：

1918年1月30日，星期日傍晚到1918年5月29日，耶稣受难日。

皮埃尔奔进地铁，一头扎进狂热而野蛮的人群里。他站在靠近门的地方，紧紧地挤在人肉堆里，呼吸着人们吞吐的沉浊气息。他并不去看他们，而是盯着那隆隆作响的黑色车顶上摇曳、晃眼的灯影。他的心头被同样沉重的阴影压着，那阴影飘忽不定，咄咄逼人，令人战栗。他把脸埋进竖起的衣领里，胳膊夹着，嘴唇紧闭，地铁关关合合时带进来的冷气也只是让他汗湿的额头感觉到短暂的凉意。他尽力不看，不呼吸，不想活。这个十八岁的年轻

人，其实还是个孩子，内心却如一潭死水，充满了绝望。笼罩在他头顶上的，笼罩在长长的拱形跑道上的，笼罩在地铁呼啸而过的小路上的，就是巴黎，一个充斥着虚伪的人的城市。这里，正下着雪，城市沉寂在正月冰冷的黑暗里，城市里的人们挣扎在生与死的噩梦里。罪魁祸首就是战争。

战争！四年前开始的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让皮埃尔的少年时代变得沉重无比。成长中的他，正处于道德观念形成的关键阶段，被慢慢唤醒的各种想法让他感到不安，而战争的到来又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让他震惊地发现，世界上居然存在这样一种盲目、残忍而具有毁灭性的力量。他被这种力量俘虏，没有任何生存的意志。一个像皮埃尔一样性格柔弱、内心温柔、身体虚弱的人，他所经历的憎恶和恐惧是必然不敢对其他人倾诉的，因为这种经历里充斥着残忍和肮脏，没有任何意义却富有成效、吞噬一切，就像一只会狼吞虎咽地吃掉自己幼崽的母猪。

在每一个十六岁到十八岁的少年心里都住着一个哈姆雷特。不要让他去理解战争！（你们成人当然无所谓，你们已经经历过生活的种种精彩！）他要竭尽全力去理解生活，并且要原谅它的存在。通常，他用梦想和艺术把自己包裹起来，直到有一天，他接受了自己肉体的变化。于是，这只幼虫经过痛苦的涅槃，蜕变成拍着翅膀的昆虫。在这充满成长烦恼的四月天，他是多么需要平静和沉思啊！但是，他的藏身之处还是被发现了。尽管新生的皮肤依然娇嫩，他还是被从黑暗中拉出来，扔进了阴冷的空气里，暴露在冷酷无情的人群中，被迫接受他们的愚蠢和仇恨，不需要理解，只需要接受并为之赎罪。

与班里那些十六到十八岁的男孩子一样，皮埃尔也需要去服

兵役了。接下来的六个月，他随时要为自己的国家去浴血奋战。战争需要他。六个月的宽限。六个月！哦，真想在那之前让大脑停止一切思考！就这样待在这地下铁，永远不要再看到残酷的日光……

他任由自己陷入更深的忧郁里，伴着飞驰的列车，闭上眼睛……

再次睁开眼睛时，他看到，在离他几步远、隔着两个陌生人的地方，站着一个刚进来的女孩。他一眼就注意到了帽檐下那精致的长相：金色卷发垂在略显瘦削的脸庞上，亮色发卷停在光滑的颧骨上，鼻子的线条很优美，上嘴唇微微翘起。她的嘴唇轻启，微微颤抖着，是刚刚突然奔进地铁的缘故。就这样，她入了他的眼，他的心，是整个地进入了。门关上了，嘈杂的声音顿时荡然无存。静默。平静。她就在那里。

她没有望向他，事实上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可是她已经走进了他的心里。他把她的样子小心地放在心里，默默无语，紧抱双臂，不敢呼吸，怕自己的呼吸会惊扰到她。

列车到了下一站，地铁里一阵推搡，人群熙熙攘攘地涌进原本已经很拥挤的车厢。皮埃尔发现自己被人流推送着。沉闷的广播穿过城市上空，透过地铁的拱形顶，进入人们的耳朵。列车又开动了。正在这时，一个疯狂的人，双手捂着脸，飞跑着冲下楼梯，却滚到了地上。列车开动的时候，皮埃尔刚好看到鲜血顺着那人的手指缓缓地流下来……接着，列车进入隧道，又是一片黑暗。列车里传来惊恐的尖叫：“哥达又来了！”尖叫引起的兴奋让拥挤的人群凝聚成一体。这时，皮埃尔抓住了那只触到他的手，抬起双眼——是她！

她没有把手抽回去。感觉到他的手指在用力，她攥了一下，作为情感上的回应。然后，她放松了自己的手指，那手指柔软、滚烫，在他的掌心一动不动。在黑暗的掩护下，他们就这样待着，握在一起的手像躲避在同一个笼子里的两只小鸟，透过掌心的温暖，感受彼此的热血交汇在一起。他们彼此沉默不语。他的嘴唇快要碰到她脸颊的卷发和耳垂。他们一动不动。她没有望向他。又过了两站，她抽回自己的手，他也并没有坚持。她轻快地穿过人群，并没有回头看他，就这样离开了。

当她已不见踪影，他才意识到应该追出去。可是，已经太晚了，列车已经启动了。到了下一站，他飞速地跑到隧道上面。迎接他的是寒夜，是飘落下来却触不到的雪花，是这惊恐万分却以惊恐自娱的城市。飞机盘旋在高空中，而他的眼里只有她，只有住在他心里的那个她。他回到家，似乎手里还拉着那个不知道名字的女孩。

二

皮埃尔·奥比尔和父母住在克隆尼广场附近，他的父亲是市里的法官；皮埃尔有一个比自己大六岁的哥哥，在战争伊始就自愿参战了。这个体面和睦的中产阶级家庭的成员们都很优秀，热情而有人情味，从来不敢为自己谋划，或许压根儿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做。奥比尔法官是一个极其诚实的人，作为法官，对工作抱着崇高的责任心。假如有人质疑说，他不是本着公正和自己的良知做出每一次判决，他会很愤慨地反驳，感觉受到了最严重的侮辱。不过，他的良知从来（我们最好悄悄地说）没有让他说出不利

于政府的话，因为他生来就是为政府服务的。他信奉的是，所有的思想必须为政府服务，思想可以多变，但是必须绝对可靠。在他看来，当权体制就是神圣的真理。他真诚地崇拜那些有着坚强意志的灵魂，崇拜那些历史上伟大而自由的、坚定的地方法官。也许，他暗自相信，自己是这些人的后代。他是米歇尔·德·洛皮塔尔^①的一个小版本，在米歇尔之前的一个世纪里，共和党如奴隶般被束缚着。

奥比尔夫人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正如她的丈夫是一个正派的共和党；正如她真诚而诚实的丈夫使自己成为政府可以利用的温顺的工具，用来抵制任何非官方形式的自由，奥比尔夫人用她的完全纯洁的心灵，在祈祷的时候，也立下了杀气腾腾的、关于战争的誓言。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天主教的教父们、新教的牧师们、拉比和教皇们、当时的报纸和右翼思想家们都立下了这些誓言。同时，这对父母很疼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像纯正的法国人一样，他们对孩子抱有的也只有这深沉的、至关重要的爱而已，愿意为了他们，牺牲自己的一切。但是，因为从众心理，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祭品。向谁献祭呢？当然是向那不可知的神。每一个新纪元都会上演同样的场景，亚伯拉罕^②把以撒送到了火葬堆，而可怜的人类依然把他那高尚的愚蠢奉为榜样。

这类的家庭常常是这样的：火炉边的他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却缺少了亲密感。如果每一个人都避免让别人窥探到自己的

① 米歇尔·德·洛皮塔尔 (Michel de l'Hospital, 1505—1573)：法国政治家，在文艺复兴时期，他是掌管国玺的大臣。在宗教方面，他的态度是宽容的，但是他认为国家利益是高于宗教利益的。因此，教会对他的反对也让他不得不离开这个职位。

② 亚伯拉罕 (Abraham)：笃信神的亚伯拉罕听从神的召唤，欲把自己的儿子以撒 (Issac) 献祭给神，后被神制止，通过了神对他的考验。

内心,人与人之间又怎么自由地交流彼此的想法呢?无论一个人作何想法,他其实明白,对一些教条必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抛诸脑后。那么,如果遇到下面这种尴尬的局面呢?有一些教条被小心谨慎地限定在设置好的框架内(总结起来,这种情况出现在那些本应在限定范围外的教条上),弄虚作假地掺杂在生活中,如同我们凡人必须义务遵守的那些教条一般,完全控制了我们的生活,那该怎么办呢?那就索性忘记国家的教条!新的宗教迫使人们回归到旧约时代。它不满足于人们口头的奉献和无恶意的、宣扬卫生的、可笑的仪式,比如忏悔、星期五斋戒、星期日休息。当人们“自由地”处于国王统治之下时,这些仪式曾经让当时的“哲学家们”保持着活泼的精神状态。而新的宗教全盘皆收,不满足于小部分;它要求的,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的躯体、血液、生命和思维。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血。自墨西哥的阿兹台克时代以来,没有任何一个神灵如此嗜血。如果说新教的信徒们没有因此受苦,这是很不公平的。他们在受苦,可是仍然笃信。唉,我可怜的同胞,对于他们来说,受苦本身就是神圣的一种表征!

和其他人一样,奥比尔夫妇也在受苦,可是他们依然执着崇拜。但是,对于一个正在成长中的男孩来说,任何人都不能要求他如此克制自己的心、感觉和良好的判断力。皮埃尔想最起码搞清楚,是什么在压迫着他。他有好多问题,内心煎熬,却不能说出口!因为,他说出的第一句话一定是,“但是,如果我一点儿都不相信它呢?”这一句话总会被认为是对上帝的亵渎。不,他不能说出口。人们的目光里一定会充满难以置信、惊恐和愤慨,还有伤心和耻辱。现在的他,处于一个易受影响的年龄。他的灵魂就像一棵树,即使最微弱的风,也会让他过于脆弱的树皮泛起褶皱。

虽然他的枝枝蔓蔓在鬼鬼祟祟、抖抖索索地修整着自己的样子，可是他的内心已经提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伤心和耻辱了。啊！他们为什么会相信，而且是他们所有人！（但是，真的是所有人都相信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没有人敢问。自己明明不相信，却站在一群信徒中间，感觉就像缺失了一个可能多余的、但别人都拥有的器官。所以，他感到脸红，急于掩盖自己的裸露，不让其他人看到。

唯一能理解这个年轻人内心煎熬的，是他的哥哥。皮埃尔对菲利普有着年轻人对哥哥或姐姐通常抱有的崇拜（但是他们总是抱着嫉妒把这种崇拜隐藏起来）。对他们来说，哥哥或姐姐像陌生人，又像同伴，有时，只是这一秒存在而下一秒就消失的幻象。一看到他们的眼睛，他马上会意识到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子，想要去热爱什么，也了解到，未来会充满纯洁的热情，也会有烦恼，会五味杂陈。作为哥哥，菲利普意识到了弟弟对他抱有的天真的尊敬，他因此感到高兴。不久以前，他就试图去了解弟弟的心思，并做出谨慎的解释。虽然他比弟弟要强健一些，可是因为成长在同一个家庭，他们都可以列入比较优秀的男人行列，都保留了一些女性特质，而且并不因此而难为情。但是，战争来了，他不得不放弃努力经营的事业，放弃科学研究，放弃二十岁时拥有的梦想，放弃和弟弟之间的亲密感。他放弃了一切，只因为那盛极一时、令人陶醉的理想主义。他就像一只巨大而疯狂的鸟，义无反顾地飞上天去，抱着自以为英勇实则愚蠢的幻想，以为凭着自己的喙和爪子，就可以结束这战争，从而让世界回归和平。自从投身战争，这只巨大的鸟只回过两次巢穴，唉，每回来一次，羽毛就变得越来越残损。他回来的时候，已经不再抱着以往的很多幻想；这些

幻想让他感到太屈辱，以至于让他不敢承认它们曾经存在过。因为，他为自己曾经的信念感到耻辱。多么愚蠢，没有看清楚生活真实的样子！现在，他下决心驱散生活迷惑的表象，无欲无求地接受生活，不管结果会怎样。他不只是在惩罚自己；当他发现自己的弟弟内心也抱着那些幻想时，痛苦的煎熬逼迫他去惩罚住在弟弟内心的幻想。他第一次回家时，皮埃尔跑到他的面前，被围困的心在燃烧，可是，哥哥给他的迎接让他在一瞬间僵住了。那迎接，是充满热情地，而且总是充满热情，可是语气里却带了一丝让皮埃尔捉摸不透的、严厉的讽刺。皮埃尔马上把已经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菲利普知道弟弟有很多疑问，可是他总是用三言两语和眼神打断他。尝试了两三次以后，皮埃尔只得忍着心痛收回那些问题。他不认识自己的哥哥了，可是哥哥对他却是那么地了解。在皮埃尔的身上，菲利普看到了不久前的自己，那个永远回不去的自己。他让弟弟来背负这代价。后来，他后悔过，可是他没有露出任何痕迹，让一切就这么进行着。兄弟两人都很煎熬，因为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误会，他们承受着那么相似、那么接近的痛苦；这痛苦本来应该让他们彼此靠近，却让两人渐行渐远。他们之间唯一的不同是，哥哥明白，他们的煎熬是相似的，而弟弟认为，自己在独自忍受煎熬，找不到任何可以倾诉衷肠的人。

那么，他为什么不求助于自己的同龄人呢？或学校的伙伴？人们或许认为这些成长中的年轻人理所当然会彼此很亲近，会互相支持。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正好相反，一种可悲的不幸让他们彼此分离，分散成一个个小团体，即使在最小的团体内部，彼此之间还是疏远拘谨。平凡之辈，盲目地投入到了战争的洪流中。其他大多数人把自己隔离起来，不认为和前辈们有任何关联，不

会以任何方式分享自己的激情、期望和愤恨；他们是旁观者，静观周遭上演的疯狂，就像清醒的人看着那些醉酒的人。不然，还能怎么做呢？很多人创办了小杂志和评论，可是出版了几期以后，就停刊了，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写；出版审查制度创造了一个真空；整个法国的思想状态停滞不前。这些年轻人里最优秀的那些，都过于软弱，不愿反抗；过于骄傲，不愿解释。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会被派往战场。在等待进屠宰场时，他们旁观着，沉默地审视着，独自一人，带着一点惊讶和极大的嘲讽。他们轻蔑地看着周围的人，陷入智力上和艺术上的自我为中心，一种理想化的感性主义。他们那被穷追不舍的自我抵制着伙伴的陪伴，维护着自己的权利。那可笑的伙伴关系呈现在这些年轻人面前的，只是一宗已经完成的谋杀，他们都有过相同的经历。而这过早的经历让他们的幻想枯萎了：他们已经见证了这些幻想对于长辈的重要性，也见证了那些不相信这些幻想的人是如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对同龄人，或者说对整个人类已经失去了信心。而且，在这样一个时刻向别人倾诉可是要付出代价的！每天，人们都会听说，一个爱国间谍向政府揭发了别人的想法和亲密谈话，而政府大力崇尚和鼓励他的热诚。正因为如此，这些历经气馁、蔑视、谨慎的年轻人，会坚忍地保持思想上的隔离，绝少与彼此分享。

罗密欧在十八岁的时候已经认识了他的朋友霍瑞肖^①，可是，皮埃尔没有办法在他的同龄人中找到那样的朋友。如果对大众（当然，“大众”主要指他的妈妈）隐藏自己的想法让他感到恐惧，

① 霍瑞肖(Horatio)：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中的人物，是主人公哈姆雷特的好友。

那么他认为自己需要把内心的想法自由地分享给自己选定的人。他的性格过于柔弱,不敢轻易认同自己的想法。他承受着大家都在承受的折磨,这种折磨带来的痛苦被他夸大了,所以让他几近崩溃。虽然整个人类都义无反顾地支持战争,但是它至少有更加坚强的外壳,而皮埃尔只是一个柔弱的、皮肤仍然娇嫩的男孩。不过,有一点他没有夸大,而且这一点带给他的负担比这个世界在承受的磨难更多,那就是人类的愚蠢行径。

经历痛苦并不算什么,死去也不算什么,但是人总要了解这一切背后的原因。当一个人明白了为什么必须做出牺牲时,牺牲对于他来说就成为一件好事。但是,为什么要为了战争而牺牲呢?这个世界,还有现在正在承受着的痛苦,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他是一个真诚、健全的人,他又怎么会这样的现状感兴趣呢?各个国家混杂在一起,像一群愚蠢的公羊,明明已经站在悬崖的边缘,注定要跌落下去,还头顶着头较劲。是不是该庆幸,通向深渊的路足够宽呢?人们为什么要疯狂地自我毁灭呢?为什么这些国家那么傲慢?为什么他们热衷于劫掠?为什么把谋杀当作一项责任去传授?为什么人间蔓延着屠杀?为什么这个世界要吞噬它自己?为什么让这个世界陷入这样的噩梦:无数丑陋的人趴在其他人的脖颈上吸血,吃其他人的肉,因其他人的痛苦而高兴,因其他人的死亡而得以生存?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充满冲突和痛苦?人为什么会死去?人又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为什么?……

那天晚上,直到他回到家,内心呐喊着的疑问才停止。

三

不管怎样,身边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丝毫的改变。他的房间还是堆满了杂乱的纸张和书籍,耳边都是熟悉的声音:街上的喇叭传递着空袭警报解除的消息,从地下室走上楼来的租客们松了口气似的谈着闲话,楼上那个数月来一直等待失踪的儿子归来的邻居疯狂地来回踱着步子。

但是,这一刻,在这个房间里,那些他曾经小心隐藏的、他所关心的东西,都不复存在了。

有时候,音乐里的一个不和谐音就会使音乐变得刺耳,这样的音乐让人感觉焦虑不安,直到出现另外一个音,把所有不和谐的、不友好的外来元素凝聚起来。这个音一出现,外来元素们不再像一群互相不认识、等待着被介绍的来访者。一瞬间,冰破了,和谐的气氛在人们中间传递开来,人与人之间开始温暖地、不引人注目地握手,思想上开始发生化学反应。皮埃尔不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改变,他从来不想去分析。但是,他直觉地感觉到,人们对事物惯有的敌意突然变得柔和。这就像,枪击带来的疼痛数小时来一直折磨着你的头,忽然,你发现疼痛不在了。它去哪里了?一种似有似无的感觉挑动着他的太阳穴,他试图去回忆那痛苦……他有点怀疑这刚刚获得的平静。他甚至怀疑,那疼痛只是暂时停下来呼吸一下,偷偷地短暂休整后,就会卷土重来,让他感受到更严重的疼痛。他已经习惯了通过艺术获得精神上暂时的休息。当线条和色彩以犹如神助的极好比例扑入眼帘,抑或,当不断变换、令人愉悦的音符遵循着和谐的音乐法则,糅合在一起,

响亮地进入性感蜿蜒的耳蜗，我们的整个身体就会感受到绝对的平静，愉悦浸染着整个灵魂。可是，我们由此感受到的光芒是外在的，你可以说那是太阳的光芒，像遥远的火焰，让人悬虑，令人着迷，却又高悬在我们的生活之外。这光芒只会持续片刻，然后，人的灵魂就失去了依靠似的又一次跌落。艺术，只不过是一种人们借以片刻逃避真实生活的方式。皮埃尔很害怕，他完全明白总有一天要亲手撕下艺术的假面具。可是，这一次他感受的光芒是来自内心的。他并没有因此而忘记生活的种种，可是生活里的一切变得和谐起来，比如，他的回忆、他的新想法，甚至是周围熟悉的事物，就连房间里杂乱地堆积着的书卷纸张都好像突然有了生命，呈现出它们已消失了的趣味。

数月以来，皮埃尔知识上的增长被压制着，就像一棵繁茂生长的小树遭遇了严寒的袭击。他和那些务实的男孩子不一样。他们利用学校对低年级的宽容，试图在监考官纵容的眼皮底下迅速地抽出一张文凭。死神临近时，他也不会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内心绝望而焦急，继而贪婪地吞噬、毁灭那些皮埃尔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见识的艺术和科学。可是，他感觉，最后的最后，一切都会化为虚无。这感觉总是挥之不去，无休无止，它伏在心底，隐匿在世界残酷和荒谬的假象下。正是这感觉浇灭了皮埃尔对生活的所有热情。他会沉溺于一本书、一个想法，然后，他停下来，内心沮丧。这一切的尽头到底在哪里呢？学习有什么用呢？如果注定要失去一切，抛下一切，如果没有什么会真正属于你，那么成为富有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了赋予我们的所有行为、所有科学以应有的意义，我们必须让生活过得有意义。可是，不管他的想法多么强烈，不管他是不是在内心祈祷了千万次，他依然找不到

生活的意义所在。可是，你瞧，那意义已经走向他。生活终于有意义了。

然后呢？然后他要去追寻内心的微笑来自哪里。他注视着内心那个影像的微启的双唇，多么渴望能亲吻到它。

四

如果在平日，这种无法言语的迷恋不会持续很久。可是他正处于成长期，渴望着爱情，在每一双眼睛里都看到爱意，贪婪而不安分的心流连其中，什么都不能让它停靠，因为，它才开始对爱的追寻。

不过，在战争时期，时间变得宝贵，所以有必要抓紧时间。

这个年轻人更是匆忙，因为他已经远远落后了。一些伟大的城市远处看去像烟雾弥漫的琉质喷气孔，声色犬马，可是那里其实住着鲜活的灵魂和真实可触的身体。那里年轻的男男女女尊重爱情，会把处子之身一直保持到新婚之夜！甚至，在好奇心过早活跃的高雅阶层里，某个深谙世故、万事皆知却丝毫不解其意的年轻女孩或学生的闲聊中，也会透着出人意料的天真。在巴黎的中心有这样一些省份，那里的村民无比纯真，小花园修葺成修道院模样，城市像清泉那般安静地存在着。巴黎容许文学作品对她的背弃，虽然那些作品都把她扭曲了。其实大家都了解：旁人错误的看法往往让清白的人们不能公开宣称自己的无辜。皮埃尔还没有理解爱情，可是他已经第一次体会到了爱情的魔力。

他甚至着魔似的想象着：爱情是诞生在死亡之翼之下的。那一刻，身处地铁的他和她感觉到炸弹飞过脑际的威胁，那个滚落